翠袖乾坤

愛情教育家——傑克

連盈慧

過去曾聽梁秉鈞教授一再提及給人遺忘的作家傑克，就想找他的小說來看。有天在舊書拍賣場裡，三百塊錢就投得他上下冊共一百一十四頁的《島上花》，書也真舊得甩皮甩骨，場主珍而重之包裝在透明膠袋裡，拆開來仍跌出小片紙屑塵埃，有些內頁還滲見餸汁之類水漬，最終得要鼓起勇氣摒着呼吸耐心逐頁影印才敢閱讀。

殘舊如這個樣子，可知這書肯定從廢物堆中檢來，如果是孤本，算是緣分了。

為了好好研究這位作家，隨後還從圖書館裡借看他的其他小說，書是有，卻都列作非外借珍藏品，只限館內閱讀，這麼一來，他的現代知音就更少了。

傑克可說是個「愛情教育家」，從未見過作者像他一樣，書中不時以局外人身份，為男女主角的戀愛態度發表意見；可愛在他沒有板着面孔，只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誘，總是主張愛上一個人，就應終生廝守，與子偕老，這麼一套傳統愛情觀念，他的小說在五十年代能夠流行港澳，瘋魔不少青年男女，正見得那個時代民風何等樸素！證明傑克的愛情觀，普遍都得到年輕人認同，放到今時今日，那些一言不合，動輒就談分手的戀愛中人，自然嫌它「老土」，難以共鳴。

傑克也像莫言一樣愛說故事，而且還自身投入小說中說故事。瑞典學院院士，同時也是文學評論家的埃斯普馬克，在諾貝爾文學頒獎禮上發表談話，就認為故事最能從小世界中看大世界。可是自從出現過某套文藝理論，說一流作家寫人物，三流作家寫故事之後，我們很多小說家，誤以為只要寫人物不寫故事就一流，都一窩蜂寫人物不屑寫故事了，結果故事寫不出來，就連人物面目都模糊；沒故事的人物，何來靈魂！所以看傑克小說，也給人帶來意外新鮮感，說他跟時代脫節，不如說他印鑄了他年輕那個時代的戀愛精神，現代「浪漫派」愛情小說家，明白嗎？

海闊天空

眼睛與嘴巴的活動

蘇狄嘉

八天七夜的江南遊，以上海為終點站，兩個重點活動亦在此展開。

上海博物館為慶祝建館六十周年，與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聯合舉辦「翰墨薈萃——美國收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展」，共計六十件展品，涵蓋中國五代、宋、元四百多年時間跨度。如此難得的文化盛會，得到大業張先生的悉心安排，我們得以在清早遊人較少的時段，由博物館專業導賞員引領，觀賞了董元、黃庭堅、趙佶、喬仲常、李成、陳容等難得公開展出的珍貴作品，眼界大開。

同期間在上海博物館的另一器物展「幽藍神采——元代表青花瓷器大展」也是不容錯過的展覽項目，它匯集三十多家來自土耳其、伊朗、英國、美國、日本、俄羅斯、中國的文博和考古機構，共九十多件青花展品，當中很多還是首次公開展出。青花是一種白地藍花的高溫釉下彩瓷器，自十四世紀元代的景德鎮始燒出成熟的青花瓷器起，這種古雅幽藍便受到廣泛歡迎，產品源源不絕輸出國外。記得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參觀托卡比皇宮時，便見到碩大的座地青花大瓶，還估量前朝古人如何把這些易碎品安全運送海外？

眼睛賞過冰淇淋，便輪到嘴巴活動了。

陽澄湖邊的大閘蟹宴由大畫家主催，為盡地主之誼，大畫家早於周前預訂當造公蟹三十隻，加上白切雞、河蝦、鯽魚、時蔬及多款冷菜，當然少不了八年陳的紹興黃酒，一邊拆蟹，一邊舉杯，觥籌交錯間已是日落西山時分了。

琴台客聚

求變的勇氣

孫浩浩

看了一篇台灣首席電影質感師陳新發的報道。所謂「電影質感師」，是靠着一雙巧手，把崗搭建好，嶄新場景添入時間感，簡單而言就是替場景進行化妝。李安導演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中的場景，就是出自他的一雙手。

陳新發讀書不多，只有高中學歷，在片場當油漆工人，一做便是十三年。人到中年，陷入了中年危機，工作經驗雖然豐富，但工作的取代性高，所以薪金也不算太高，即使晉升至油漆經理，人工也是台幣六萬多元，這經已是上限了。但其實陳新發在高中時期是讀美術班出身，對美工有一定要求，可是手中的作品往往因為沒有預算或是時間緊迫，無法造出上乘的佳作。

對面前的工作，陳新發感到無力又乏味，薪金也未見得能補償這份無力感，可是要轉職嗎？又擔心這種年紀未必能有甚麼出路，無法保證一定可以找到份高薪厚職，更害怕要重新挨起。繼續留守本位，乾涸的心已無力再前行，但同時又擔心會被後起之輩超越，即使他們經驗不及前人豐富，但至少他們人工平，就怕老闆為了慳錢，以新人換舊人，取而代之。

二〇一一年，機會終於來臨了，李安執導《少年Pi的奇幻漂流》要在台灣拍攝，當時已是領班級的陳新發也有份參與。他跟隨着英籍師父工作，師父要求嚴格，要他一步步做給他看，直至他說可以才行，期間甚至曾向他大罵：「台灣電影做成這樣，難怪沒有人要看。」要陳新發跟着他一步步重做。在業界已有一定經驗和地位的陳新發，卻被當成小學徒，心裡自然不好受，但撫心自問又不得不承認對方確實很厲害。

要放下身段，重新學習，談何容易？但就這樣放棄，就只能返回原位，不停重複那單調而乏味、談不上半點滿足感的工作。阿發不想回到過去每天敷衍度日的日子，於是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他改變心態，當起學徒，重新學習，加上過往所累積的經驗，很快手上已注滿了當專業質感師的籌碼。

陳新發這份中年危機感，相信很多人都曾感受過，而在電視行工作多年的同業，相信就更加感同身受。因為在一年多前，我們不是同樣過着這種乏味的生活嗎？電視行業本來就應該是靈活多變的，可是幾乎每個劇都重複着類似的工作。有網民留意到《幸福摩天輪》跟《法網狙擊》同樣都有韓瑪利認親生仔的情節，幸好《On Call 36小時》早於去年已播出，否則韓瑪利要再多認一個親生女。工作重複，人工又凍薪多年，跟陳新發一樣，雖然不如意，但生活也還過得去，於是，能混就混、過一天是一天，過着老油條般的生活，卻無法脫離這困局。

幸而，這戲劇性的轉變不止發生在陳新發身上，一年前新的電視台醞釀成立。對於跳槽一事，我當時跟對方在電話中只談了一小時，我當場就作了決定，因為實在太想改變，太想脫離當時的景況。過檔一年，雖然至今免費牌照尚未正式發出，對面前的工作仍在尋找新方向，每天仍在思考面前的路，可是我從不後悔。但願每一位不甘被困於圍牆內的戰友，都能像陳新發一樣，一起衝破圍牆、開拓新領域、帶給觀眾新的體會。

百家廊 王珍

騙子的脈脈溫情

近來，社會上各種騙術花樣繁多，但凡成功的騙子，在「從業」過程中幾乎都極具親和力，柔情綿綿，言語之間往往比親人還要親。

我的一位同事告訴我，前幾天她的母親遭遇了一個騙子，當時是「心情舒暢地上的當」。那天正是工作日的上班時間，留守在家通常都是一些老人家。聽到輕緩的敲門聲後，同事的母親從貓眼裡看到一個長得很甜美的年輕女子，就打開了門，那美女說口渴想討口水喝，善良的老人就把她讓進了家門，就這樣禍水也跟着那女子進了門。

美麗女子的嘴巴也很甜美，像嫡親的侄女一樣，一口一個阿姨，把一個很普通的老人家誇成了一朵花：「阿姨長得好年輕好有氣質哦，看你的品位不是文藝工作者就一定是大學教授。」老太太覺得雖然有點誇張，但聽着耳朵感覺很爽。自己辛苦一生養育了五個兒女雖說都很孝順，但平日裡都各自忙各自的事，難得的聚會也很少有耐心聽老人絮叨，如此動聽讚美老媽的話語更是稀缺，情不自禁地整個人就變得輕飄飄了，那甜嘴女人的每一句話都像一帖補藥，聽了說不出的焐心。

那女子說，她的公司推出一種新的補藥可以延年益壽、防癌抗衰老，非常行俏，市面上根本看不到，因為阿姨人好心善，所以要以出廠價賣給阿姨以報阿姨賜予她的「滴水之恩」，讓老太太先預付1000元。老太太覺得1000元不是個小數目，再說還沒看到東西呢，就問那長生不老的仙藥是什麼成分的，女子隨口報出一串名貴中草藥：人參、靈芝、冬蟲夏草……老太太立刻接口：「我家有冬蟲夏草的。」那女子就說：「那就拿你家的冬蟲夏草去加工吧，藥價可以扣除一部分，定金也可以減半。」老太太就把那女子帶到家中一個專門儲藏高檔補品的櫃子前打開了櫃門，裡邊都是兒女們孝敬的高檔補品、參茸類，還有當年的明前新茶。那女子又隨口說，那藥裡也有茶和其他補品的成分，就把櫃子裡值錢的東西打了一個大包，外加一個「定金500元」的紅包，滿載而去。

兩個鐘頭後，老人發現家中的一大盤珠寶也不見了，這才如夢初醒，覺得上了當：一個「不知道從哪裡來又到哪裡去了」的陌生女人，不僅讓坐、喝茶，還捲走了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

我同事說，她母親平日很精明的，那一天不知道是被那女子的甜言蜜語迷了心竅還是真有什麼迷幻藥給老太太嗅了，反正完全是由着別人指使了。

兒女們後來提醒母親「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但母親非常委屈：「沒有不陌生的人陪我說話嘛……」

像這類以「傳銷補藥」為幌子的騙子，大多態度和藹可親、話語比補藥更補。一位以做保姆謀生的大媽，把辛苦積攢了一輩子的數萬塊錢全部投進了傳銷者的腰包後，依舊無怨無悔：「我這個老腿病，只有吃他們的藥才會緩解一點。我跑過好多醫院，都說沒有辦法醫治，而且醫生的態度總是冷冰冰的很不耐煩，哪有推銷保健品的人員服務得周到，平常隔三差五地打電話來問寒問暖，只要我開口買藥，他們立刻送貨上門。我是個平日裡聽慣了人使喚的『下人』，他們卻把我當作貴客相待。」

其實，也不只是老人才會年邁糊塗，有不少正當好年華的有識之士也會冷不防地挨上溫柔一刀。記得有一次，我們單位外出春遊，一群高級知識分子還開開心心地被集體斬了一回。

在一個著名景點，讓我們這群走得有點疲乏的人進去喝杯茶、歇歇腳，且一再告訴我們絕對是免費的。談笑間知道我們都是杭州人後，茶道小姐很驚喜地說，我們老闆是泰國的，但他的老家也是杭州的哦，這幾天他正好回國探親，讓他出來見見諸位老鄉吧。於是，一個自稱是老總的黑黑男子出現了，用杭州廣東話加些許港台腔和我們套近乎，在說出了「孩兒巷、槍桿巷、長鳴寺巷、姚園寺巷」等一長串杭州市街頭巷腦的名字之後，很快進入了「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的境地，然後很慷慨激昂：「杭州是龍井茶的故鄉，茶葉你們是看不上的。這樣吧，我從泰國、緬甸剛進了一批珠寶玉器，一律成本價一折給你們。」於是，大家像白撿的一樣，出手幾千幾百買回來一大堆石頭、塑料和有機玻璃假裝的「珠寶玉石和鑽石」。

■警惕騙子的脈脈溫情。 網上圖片

後來，有知情者說，那家黑店養了一群「老總」，來自全國各地，每一個地方來的遊客到來都會出場一個「同鄉老總」，鄉情濃濃很義氣地慷慨賜予……

也許，有人說，受騙上當都是貪小便宜惹的禍。而事實卻並非是這麼簡單，試想一下：如果我們的社會多一些溫情、人與人之間多一些關愛；如果各行各業的人都以誠信、人文為本，敬業愛崗恪守職業道德而不是見錢眼開，騙子的口蜜腹劍又豈會如此容易得逞？

仔細看看四周，幾乎每一位家有老人的朋友都對上門推銷藥品的人恨之入骨，稱他們是笑裡藏刀的騙子；但老人們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子女們大多忙於自己的事情，很少有時間陪伴在他們的左右，聊天話家常更是奢侈的事；有個頭痛腦熱的，上醫院看病更是得看醫生的臉色，覺得只有那些推銷藥品的人才是真正關心他們健康的親人。

再仔細想想，老人之所以心甘情願地上當受騙，完全是因為騙子的臉色比醫院裡的大夫好看，言語比子女們甜美。也許我們不能盲目地責怪社會太過冷漠，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是我們這些做子女的不夠孝順給騙子留有太大的餘地，讓他們易如反掌有許多空子可鑽。

我這麼說一定會有許多人不開心，認為他們很懂「百善孝為先」這個道理。而事實上，有不少人只是表面上懂得這些道理，對孝也只是理論上的理解而已。

曾經聽過國學大師傅佩榮先生的一個講座，他在講到孝的時候，說到了「色難」兩個字——色難出自《論語．為政》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傅先生解釋：「孔子說，孝順父母，臉色保持和顏悅色最難。你說讓父母吃飽喝足，但臉色難看不行啊，尤其我們年紀大了之後，父母年紀更大了。父母常常會生病，要我們帶去醫院啊，這個時候就看我們臉色了。孔子就提醒我們，你內心裡面有真正深刻的愛心，臉色就會非常地和悅，任何時候對父母都是好言好語的，這就叫做愛心。人們常說久病無孝子。我現在常常在想，要是我的父母還在的話，我一定不會像以前那樣計較，一定會心甘情願做得更好。但人都是很平凡的，都是會比較、會計較的。我父母在時，我也一樣，常常想，家中有七個兄弟姐妹，為什麼要我一個人來做這些。一比較，人情就淡了。」

確實是這樣，我們大多數人都不能免俗。我常常聽一些朋友在悲切：「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而更多時光，人們所謂的「珍惜」，差不多就是「失去」的同義詞。我也常常聽一些朋友抱怨自己的兄弟姐妹不能做到像他那樣對父母盡孝，更有人一邊照顧年邁的父母，一邊抱怨負擔太重、太忙，太辛苦。心有抱怨，臉色自然會流露。

如此種種，我們再反過來看騙子的溫情脈脈，倒是給我們上了很好的一課，雖然他們的和顏悅色是以暴利為目的，但至少教會了我們如何才能讓我們的父母更加心情愉悅。

生活語絲

重視市民意見

吳康民

我在本欄寫了一篇《懷舊心情話電車》。承電車公司總經理曾永鏗先生青睞，並寄來一封感謝信，就本人「對電車的珍視之情」，表示欣賞。

我在本欄塗鴉數十年，涉及公共交通的三篇文字，均獲答覆。足見公共交通有關部門，十分重視輿情，甚感欣慰。

最早的一次，是我乘搭九龍巴士。那是十八年前，還沒有流行八達通，是要把零錢投進錢箱。而每條路線都有不同標價。上了巴士，正在數着硬幣，車子突然跳動開行，一不在意，一個人被震動而失去重心，便倒在其他乘客身上，零錢也散布車裡。好在是倒在一位男乘客懷裡，如果是女的，必然十分尷尬。那人也原諒我是無心跌倒，並不口出惡言。於是我回來後，寫了一篇《乘巴士記》，其中還涉及另一次乘巴士因給零錢錯誤被司機大喝的遭遇。事後九巴公關部曾致函本報，並請向作者表示歉意。

還有一次就是與一班退休老師去乘搭昂坪360纜車。排隊逾二小時，對老人家欠缺照顧，於是發而為文，頗有埋怨之意。該公司負責人見報，又是來函道歉，並邀請再次前往乘搭纜車，當予熱情接待。

還有一次並不是乘搭交通工具了，而是到西區一家公立醫院探病的事。在該院轉來轉去不知應到哪一座大樓，而且受到該院的「阿嬸」的吆喝，卻不得其門而入。於是我寫了一篇《不愉快的探病》，刊在回歸前夕的本報上，結果該院的行政總監看到了，來函「表示衷心的歉意」。

這些面對公眾的公共機構，這樣重視一般市民的批評意見，應該是本港官民互動的好傳統，值得發揚。

這一次我寫電車，是抱着懷舊心情寫的。記得差不多是八十年前的童年，是父親拉着手去乘坐電車的頭等。因為他買的是月票，平均每次不用一毛錢。從童年起，便對電車有深刻和良好的印象，今天仍是如此。

隨想國 興國

見與不見

兩個人如果分別了，想見一面，古時候就是關山阻隔，相見困難；現代人上網用手機，不但可以見面，還可說話交談。

對於戀愛中人來說，當然是生活在現代幸福了，因為時時刻刻都可以見上一面。對於向朋友借了錢的人來說，古代就比較安然了，因為可以避而不見，但如今科技發達，手機上見上面，如何應對？

見這個字，甲骨文的創造，就是畫一個人，頭上露出一隻大眼睛。可見見字的本義，就是看得見。但是有些東西，還是不見為妙。就像見字在古代另有一個意義，就讓人覺得不要見這個「見」最好。

遠古時代，人逝世了，採行的是簡單的埋葬，只是把屍體包起，埋在野外，不用泥土做墳，也不寫上標記。慢慢卻發展出厚葬，要用棺材來放屍體，外面還要加上「槨」的大棺，而還未下葬進行大殮時，槨上更要用一塊帷幕來覆蓋，這塊帷幕，古時候叫做「見」。

這種「見」，是不是不見為妙？不過，蓋上的帷幕之所以叫做「見」，為的是讓出席喪禮的人，只見「見」而不見棺木，為的是減少憂傷。

我們形容一個人自殺，說是自尋短見，這個見，指的就是古代這層帷幕。因為短這個字，指的是未到二十歲未行冠禮未成年時就去世，而未成年人的死去，身材自必矮細，用的帷幕自然就比較短小，所以「短見」，原來是指未成年就過世。

這個見，當然是愈少見先愈好了，更何況，什麼煩惱的事不是時間可以解決的？尋短見更是年輕人想都不要去想的事。有問題有煩惱，還是找找朋友見見吧。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韓國人的矛盾情結

韓國人是表面上哈日，骨子裡崇洋，更確切地說，是親美，從民間到政府。韓國歷任總統當選後首先表態的是何時訪問美國，朴槿惠也不例外，初定五月在華盛頓拜會奧巴馬。而且，她打算邀請出席就職禮上的女政要名單中，幾乎是西方國家，可以有即將卸任的希拉里，但跟她處境相似的泰國民選總理英祿卻榜上無名。

韓國是亞洲繼日本之後的經濟大國，但它作為一個國家並不像日本那樣，曾經「犯有侵略別國的罪行」，反而是戰後自力更生發展起來的獨立國家，尤其是當她的電器產品、數碼技術揚威國際時，國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然而，日本作為亞洲老大，尤其是其龐大的消費市場和流行文化對作為膚色相同的韓國年輕人的影響卻不可小看。所以由政府有意識資助和支持的「美麗工程」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啟動，包括時裝、美容／整容產業、數碼科技和電視連續劇等，以軟實力推銷國家，並塑造開放、活潑、健康的國民形象。

跟日本時裝設計師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巴黎天橋掀起的東方旋風呼應，韓國時裝設計師在九十年代中也以強大陣容，企圖征服西方，卻出現不了像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和川久保玲那樣的大師級人物。原因很簡單，日裔設計師帶給巴黎的是源自本國文化的東方美學，其充滿解構風格的時裝設計靈感來自本民族的和服；而韓國作品卻予人只是對西式剪裁有較好的拿捏，卻乏靈魂和個性。

我的韓國同事予我的感覺是，很有禮貌，甚至禮多到令你感到受騷擾，但她們對原則的堅持卻是執着，更會找出各種藉口合理化之，但站在第三者立場，有時只是小國民族自尊心外的過度自我保護。

至於對中國，韓國人也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們承認祖宗跟中國的淵源，另一方面又為中國早年的「佔據」耿耿於懷，尤其中國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中國經濟崛起對他們來說更矛盾，他們既希望聯合中國牽制一直不承認侵略的日本，又覺得中國的強大對她的亞洲地位造成威脅。

所以，在上海的韓國人明知上海曾經的輝煌和未來的潛力，不得不西來拓展市場，卻同時帶有不屑的心理。在他們眼中，韓國是偉大的，韓國人是守規矩的，而中國人是不可靠。